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簡集 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沈立麟

文簡集卷二十九

明 孫承恩 撰

序

壽太宰甘翁湛先生序

吾師甘泉先生崛起南服以道學為學者師乃嘉靖丙申先生壽躋七十有一陽月十三日其初度也今海內學士多先生門人喜遇茲辰瞻履綦而親純嘏者孰不

欲一致其區區宫家氏孫子承恩為言曰大賢之生不偶也道原于天而明晦係乎人其明也惟賢是頼賢也者豈非天之所生以寄斯道哉夫道之不明由學之不明也學之不明一偏之説害之也惟先生之學合内外兼本末具體用徹上下該動静一天人是故有合一之説合一也者合其不一以歸於一道固無二學亦無二也故合一之説君子謂於是得道之大全焉至於踐履純熟充養完厚則光霽如茂叔純粹如明道篤實如司

馬子先生之於道也卓矣而其為德也成矣則先生一身非斯道之所寄耶夫天既為道而生先生則必壽先生以厚此道乃今年逾古稀而精明强實若少壯者非天之默相孰能與於此而吾人僕僕於頌禱無已瀆乎雖然是固吾人向往之私也承恩病卧東海無緣一稱觴堂下則亦因先生之寓引領遥望即物為祝曰請以鍾山之雲為先生壽是雲也出巖谷塞玄穹從飛龍而雨九土氤氳蓬勃前無始後無終為壽也莫加焉顧吾

師之壽似之也請以大江之潮為先生壽是潮也出溟渤灌百川宣地澤以沃羣品瀰漫浩渺前無始後無終為壽也莫加焉願吾師之壽似之也請以石城之月為先生壽是月也離海嶠升層霄揭玄陰以照寰宇清輝皓魄前無始後無終為壽也莫加焉願吾師之壽似之也是故三壽而斯道之寄永矣至矣

壽大司空石菴老先生序

大司空石菴先生蔣公今年壽届七袠八月日降誕之

日也先是公以引年上疏乞致其仕皇上以公舊臣耆德倚任方切勉留弗聽於是南都諸搢紳士幸公之留而又喜遇兹辰皆奔走門下再拜祝公之壽而冬曹諸君子謀所以致其誠者則来謁予文予不得辭也乃言曰維人稟氣於天地以有生以其得於天地者閱世酬務是故根本巨則發越盛精力强則經理密德性固則操履篤神明完則智慮精泰宇定則襟度夷是皆原於天而徵於人為壽之本不可以强致竊取者也昔宋文

潞公以髙年居輔相予嘗觀蘇長公稱公之語而想見之天下異人至使夷使改容欽嘆石菴公自筮仕敭歴内外幾四十年以登兹八座勛業焯煒發越盛矣留都根本邦土重寄吾見其整齊紛錯巨細靡遺綜理密矣静重簡實久暫如一践履篤矣剗滌蠹獘建明理本智慮精矣循理樂善平易寛厚襟度夷矣此皆公之得於天者而見於行事即是可徵其壽焉時雖無能言之士如蘇子者而天下不以望潞公者望公乎夫公之生月

為酉按酉義為成就天地之氣晶而清肅萬物於是成就王者以是月行養老之政享壽星於南郊重壽也公之生月值焉是其所得以為貞固者德立業成迓天之休福履駢集茂膺上壽又何疑乎吾又於易得觀之九五夫觀八月之卦也九五之中正為羣下所仰故曰大觀在上而爻之辭曰觀我生君子无咎公其居中履正以率厥屬乎至於檢身飭行日若不及齒與德並邁顥然可仰實無愧焉永示觀法是將為履之考祥大有之

元亨其又何咎之有諸君子之所仰瞻而效法之者不有在乎則今日頌禱之誠固有不容已者矣請以是爲公贈

送雲南郡守周君之任序

予去歲之冬移官来留都跧慵寡與未能盡識諸大夫士之賢者乃今年春氏部正郎周君擢雲南守瀕行其同寅茅君少塘江君闕過予請贈言予曰周公維何其賢何如也二君曰周名滿字謙之別號受菴又號拘虛子

是故其人恂恂爾沖沖爾予曰善哉夫虛則能受知處

已矣二君又曰君好賢慕義不啻已出其有不合理道

者即介介勿與是故其人侃侃爾坦坦爾予曰善哉嚴

於是非之辨知取人矣二君又曰君篤問學往奉差江

浦嘗一拜鄉賢莊定山之社而表章其書故銓司稱君

為好學不倦予曰善哉學以資仕是可語為政矣乃告

之曰雲南視京師為遠郡聖朝覃恩海内恒恐遠地澤

之弗曁也是故尤以為重日者命銓司考察天下守令

而去其不稱者別選補之周君乃膺茲任君亦知其重矣乎君固蜀人蜀於雲南接壤地也其民風土俗有相近而素諳者乎近而且諳則易於治將非銓司用人之微意歟夫雲南古滇國也西南重鎮會要之地雖曰俗雜鬽禮然聖明涵濡百五十餘年来其聲名文物漸與中州齒豈猶昔之滇乎為治者必因其俗雲南之俗不又曰勤耕務實乎勤耕務實則猶有敦本朴野之意焉故與其得淫靡狡猾者之莫可整理豈若得敦本朴野

者之易治也治之之道莫若以禮禮也者生於人心本於天理而政事之紀也故曰為國以禮又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周君之治滇非禮曷以哉是故立條格以約之正倫理以示之嚴等威以齊之本躬行以先之譴好尚以率之禮之謂也椎魯朴鄙之可以禮治猶礦石頑木可以就繩尺亦惟加之意焉爾矣日濡月染嚚訟健鬬之餘風庶其盡革乎周君固好學者學之為說長而要莫急於禮荀子曰學至於禮止

矣則所以為學所以為政寧有二也周君行也請以禮為贈兔之哉若曰予既知之無庸贅則非周君虛受之雅志也

送刑部主政張君考滿北上序

武原知松張子官留都刑部主事三載將北上獻其績於銓曹其同寅祖峰王子輩屬予言為張子贈而張子亦過予請曰願因有以教也夫予何以贈張子哉初張子舉巳丑進士需選且及既而曰當宁者授我以政矣

予於所以為政者懵然也吾且懼則請為學職於是得饒州教授以去張子益殫力於學於凡聖賢所以修已治人者探其要領求其會歸體驗考索久之學乃大裕聲聞偉然兩典文衡時議推重乃四載銓司擢以今職孫子曰予嘗讀子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言而竊疑之夫學然後入政其先後有序而子夏言之如是其所謂仕雖或有所指然既不學矣則所以從政者亦苟而已而又何取於優也子路欲使子羔為政而夫子亟言

其不可漆雕開自謂未信而夫子深取之子夏之言終未免於窒礙也夫張子者豈非漆雕開之志哉昔之疑今之信張子於先後之序不倍矣吾聞張子之官刑曹也決獄明允如古張釋之于定國者亟為大司寇所與學古議事張子饒州四載之所得也以是獻於銓曹書上上考豈足為張子多哉仕之有資於學者如此雖然學也者學其大也無一偏也無終窮也無間息也大人之學明德新民斯之謂全體之學也古之君子畢志盡

瘁俛焉日有孳孳夫仕必待於學學不可以待仕也仕未優學可廢乎學必仕之暇道必有待而後明也德必有待而後修也而可哉即吾之所居隨事求理而行之必至無疚於心不過乎物弗詭於聖何往非學斯則吾所以相安而沒身焉者故曰學也者學其大也無一偏無終窮無間息書曰念終始典于學此之謂也吾觀張子質甚美冲約簡淡性醇而志確其行已慎而敬茲雖從政必有所以用其心者豈區區口耳之末聽鞫之細

爾也庶幾如予之所謂學者哉則異時之所建立又詎惟今之所書者而已斯予之所以贈張子者

宣城伯衛公慶壽序

天之降福澤於人也每艱於付畀之全人之承福澤於天也恒歉於負荷之善今夫人之所謂福者富貴康寧多壽考多男子也然往往莫或兼之或得乎此而缺乎彼得其一而缺其二求其全備者甚靳靳也夫天曷不欲以其全備者畀人哉因材而篤者天之道天求夫人

之可以當吾之全畀者弗多得則固不能於此不斮惜矣予嘗怪世之人處富貴者弗克承天之所以厚我之意類多縱恣以自貽伊慼而況於世禄之裔不以艱辛勤苦而據顯秩享高爵則求其負荷之有道豈不尤尠哉若吾宣城伯衛公則可以當夫付畀之全矣公以敦厚朴實之資履謙和樂易之行愛賢下士動無過舉葢公嘗以省齋自號省之為義古昔聖賢所以教人檢身自治之功儒者之所世守而每病於不克盡者公乃獨

有志焉曽謂世禄之裔而可以是望哉衛武公以禮自防既老而猶日求箴警於國予嘗讀淇澳之詩而竊嘆其賢公其聞衛武之風而興起者歟公今春秋甫五十有二方以才畧為聖天子簡用督閱禁旅振揚國威可謂富且貴生平少疾病有丈夫子二人履榮名而躋上壽徵之衛武有必然者則公於人之所謂福者其可謂全備矣天豈獨厚於公負荷之有道天固不容於靳惜也七月四日為公懸弧之辰公之先松人也松之仕宦

京師者與公敘桑梓之好議所以為公賀裝潢巨軸繪圖賦詩既復畀予敘於上乃為述其說如此

送蔣石厓致政歸序

吾松水部司務石厓蔣子頃以微疾上疏乞休致鄉之搢紳士莫不惜之曰蔣子少遊庠序有俊稱嘗受業於宗伯顧東江先生之門亟見許重東江修松郡誌蔣子考索撰述居多然困場屋者久之中歲僅獲舉於鄉俛志小就蔣子為人敦實於世務多練達其居官也勤而

恪日者承部檄有事於大梁之墟去踐氷雪歸觸炎暑乃席未暖而膺疾動其歸思莫克留也各悵然於其別𣪺齋孫子曰夫惜蔣子之去者厚蔣子也然蔣子則何憾哉吾方以為蔣子賀也古之君子寧實浮於名而無名浮於實寧德侈於福而無福侈於德夫仕無崇畀盡其職焉爾矣去無早暮潔其身焉爾矣濫榮溢寵敗官撓政折鼎覆餗君子恥之若夫終罹斥逐冒受汚衊内訟追尤腆顔跼蹐此其去何如也蔣子仕而克修厥務

循理道兢兢焉無大咎司官評者多與之積其年勞當有美陟兹雖以微痾行致勿藥而蔣子浩然思歸若不俟終日者其達於去就無所係累如此是其仕也不為曠䫜去也不以廢棄有遺榮脫垢之意耕田讀書頤真繕性俯仰林臯之下無悔於心無怍於色無疚於志豈不陶然其樂哉夫出處進退者義也升沉顯晦者命也消息盈虛者數也君子盡吾義安吾命任吾數蔣子歸矣失乎此必得乎彼歉於身必豐其後逍遥恬愉壽考

之道遺厥未盡蔣子之後其必有興者乎予是以方為蔣子賀而又何悵悵於别也於是僉欲得予一言以餞而楊生士暘朱生國修皆於蔣子為姻好實踵予門求乃述所見畀以贈之

送大司冦東洲屠公赴任南都序

少司冦四明東洲屠公擢南京大司冦瀕行故事九卿例有贈言大司冦四明石塘聞公以承恩為東洲公同年也授簡見委承恩為之言曰維國家兩京並建各設

六曹雖於北獨重而留都之制體統並尊隱然南北相望至於刑部者猶與他不類誠以地大則民衆勢遠則禁踈而奸宄百出亂紀干正者莫為處也是以留都之百司或事事或無事或即事事而簡號為閒逸而惟刑部之任獨煩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職猶此也故凡詞訟之事責成專委諸司莫得而奸之厥任重矣東洲公以英毅嚴肅之資通達明敏之識敭歷內外三十五年涉歷多而諳練熟操持定而講究精茲行也

公其稱哉明白奮揚操三尺法以彈壓都會奸宄掃迹
公何有於是也雖然竊有告焉夫留都我國家首善之
地也漸沐聖澤久矣亂紀干正者雖不無而所以潛感
默化者不有道哉言者曰必厲而禁必峻而罰必致而
察必巧而術斯威行而民服嗚呼先王設刑以輔政而
非藉刑以為政刑不可盡恃而又欲作之意以用刑失
之遠矣是故必明乎天地陰陽之故而後可以立法必
本乎聖王文武之用而後可以制刑刑以行法法以為

政夫政也者正也下所取正也故刑不從天降法不由地出反巳自正爾矣巳正而下化則刑也所以措刑辟也所以止辟大司寇一身躬行不重哉端軌範物統率庶僚風示內外閑之以義積之以誠行之以禮守之以信本之以仁大司寇之職如是而後為稱也夫王者非徒法也非徒刑也人不得而與也大司寇身履之而巳矣斯惟公固有者公其益勉哉夫為治有體尊卑之謂建事有分大小之謂故曰位尊者功不可以薄任大者

治不可以小若夫鉤距摘發横之以將迎嚴之以訊鞫得一隱情斷一疑獄即才且明亦庶職治獄之事而已非大臣之務也非所以望於公也

送大中丞克齋王公總漕赴淮序

毅齋孫子暇嘗閲輿圖披載籍澄然以居淵然以思敷天下地理阨塞戶口息耗戎兵形隱究厥攸宜以備顧問而補職救時將陳建萬世之長策以告于天子維時大司徒蒲灣王公屬毅齋子曰淮為東南財賦從入之

衡督漕爲劇司爲要鎭爲天子重臣維天子愼厥使令少司徒克齋王公承命以行予其有以告之予敎齋子曰唯唯予也願先從公受教所以相克齋者蒲灣曰平厥政俾無弗均施厥惠俾無弗遂戢厥奸宄俾無弗迪茲惟克齋所以宅師也若厥采俾和以會獎厥淑俾起以勸懲厥怠俾翼以嚴茲惟克齋所以飭吏也乃若酌委積之儉盈時往來之止宿民免横需旅有遄進以及于浚漕渠而使無阻計漕役而使弗缺叙漕餉而使不

紊連布絡繹輻輳京師峙粮陳糈儲積殷富茲惟克齋之數理贊佐以承簡命者也子無於是取乎敎齋子曰盡之矣予復何說無已請擴焉天下以淮界南北其形勢宜相為援也以兵徒運漕舟其主客宜相為用也夫漕之粟賦于東南之民其輸于西北率二得一誠以半與民而使之輸民未病也然國家規為區畫必以役東南之兵使肩摩踵接于西北夫豈獨以為輸粟計也哉且督運之職自都司及指揮以下率其僚屬勉從事每

歲受餉於有司入夏抵淮以聽教令及秋聚而致之京師無敢後意其紀律之嚴明意氣之感召恩惠之敷結靡不有夙夜匪懈奉公憂國之誠維時西北之兵方効力邊事而東南之漕者適至止危檣大舸如山如陵雄岌震蕩滃如雲霧動如風霆朝宗都會若成周之防秋然祖宗置漕立官蓋寓此意乎壯國威讋人心其係重矣然則進其賢能奬其勤勵黜其癈曠汰其老弱拔其技能繕其器物附之維仁植之維義作勇敢信賞罰畀

尊以屬翁闢以節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以為國家用而漕河將領孰非干城之寄其卒士亦不自視為舟子楫徒而咸知所奮矣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此之謂也斯过儒僻說併欲以告克齋者何如蒲灣曰可哉遂次以為序

壽夏桂翁序

今天子執符御世二十年間禮樂修明道化旁洽天人協應和氣融溢有生之類舉欣欣向榮乃六月廿有九

曰實我少師桂翁初度毅齋子承恩從諸大夫之末謹再拜為一言頌公壽曰夫壽也者生生之道也生生之道原於天地天地以生生之道生萬物欲物之各遂夫生生然天地之心可以理推不可以事功見乃立天子付之以生生之權於是天子以其生生之道生萬民然天子不能以獨理於是有宰相亦以生生之道賛佐天子以生天子之萬民是天地者生生之本也天子者生生之主也宰相者生生之佐也生生本於天地其道交

運而不窮則壽故天地為最壽生生寄於天子其道亦交運而不窮不窮則久久則壽故天子亦壽生生分委於宰相其道亦與天子相為不窮故亦享有壽考保乂王家焉古之聖帝明王賢碩輔率為雍穆悠長之治大較以此也洪惟我皇上躬上聖之徳興道致治而桂洲公實柄機政經綸密勿啟沃賛襄時雍之化萬物咸若厥有攸係生生之道於是乎盛昔者魯頌之詩有曰壽胥與試釋者謂壽考者相為用也又曰三壽作朋釋者

謂三公壽考為君用也夫祝壽自君祝君逮臣著生道焉於魯國且爾況夫家天下相天下享帝命懷民心也歟哉吾固知生生交運不窮之機聖天子實握之彌億萬年祚丕基也亦惟桂洲公相之眉壽多福胥試而朋也亶其然哉則公之為壽不其大且遠乎予不佞竊有感於生生之道而申其說如此然非獨為公壽也實上為國家靈長之祚下為生民福壽之澤慶焉

送給諫石渠張子冊封慶藩序

國家並建宗藩以屏翰王家歲一舉冊封之典嘉靖二十九年姑蘇給諫石渠張子有慶府之命慶當陜西之西去京師幾七千里宗藩遠莫是甚而又與西戎錯居密邇張子之行不既重矣乎雖然張子固優為之微張子則莫之稱也使事職咨詢凡宣上德達下情皆其當務之大故必善之以詞令將之以文學經之以才識行之以勤恤出之以忠懇竦動之以風節而後於使事為稱也而張子則皆有之張子曩讀書中秘勤敏敬慎刻

意問學淩厲踔發制作彪炳人謂張子將以文學顯名既而拜吏科給事隨值烽警近偪郊甸聖上憫邊邑之民之罹荼毒欲一綏懷之覈事變之實以程較將卒功罪與所以禦敵於後者張子實奉命往人謂張子恂恂然儒於邊境之務非所諳而張子獨殫心竭慮涉歷崎嶇相度險隘議所以為保障計召集父老慰撫諄切感動遠邇而風聲氣槩之所被凡酋長衛卒少有驁桀者咸俯首聽命於是悉其心目之所及疏八事聞於朝莫

不經理周密犂然當乎人心確然可施之實用人始謂張子非特文學之優乃有經濟具矣嗟嗟張子之才見於前使事既如此則於兹慶藩之行也何有哉慶以天潢屬派永奠西服所以篤懿親而謹藩職磐石之宗與國同休固其所也又以善使事張子將王命又何俟於言哉乃若戎蕃之錯居密邇者風氣之異稟習好之異尚誠狡之異趨馴梗之異俗與土地之險夷豈啻人情之睽合向背諮詢隱度之下豈無有繫於衷者乎張子

行矣式遄其歸當宁者冀有聞也

送朱仁甫赴蠡城驛驛丞序

將有事於奔走迎送以為職跪伏拜起伺察上官顏色唯諾提給務順適其意以取悅必得智巧便佞頑鈍洟涊而後克堪之乃有出華胄習詩禮謹愿有恥而欲率前之為嗚呼難哉内外之職衆矣而所謂趨走迎送跪伏拜起伺察取容者惟驛之丞為甚吾鄉有朱氏子仁甫者故尚書旅溪公之姪少讀書弗成以納貲需選得

蠡城驛驛丞仁甫固謹愿有恥而今乃冒是於是日抱慚惕殺齋子謂之曰子無以慚惕為也是故子分耳子亦觀諸優乎冠服儼若據案叱咤而復有匍匐頓顙於其下者處不同也猳玃跳躑於山林彼豈知有拜起跪伏之禮而豢養之執鞭於其側教以拜起跪伏而笞其弗率遂與人無異斯在子忍之耳雖然吾戲子耳驛丞之設以傳朝廷命令王人賔旅遞往急召蹄交轂輳戾止于斯周禮訝士遺人率以職此昔人視驛事廢舉而

知其國之政是故垣墉潔修亭宇飭穆塗塈宣哲委積有常芻粟有豫庛牧無鈌蘧廬有甲乙帷幄有等差膳羞有豐殺至者如歸行者無滯此則丞之職也嗚呼吾子若於斯而盡心焉井井秩秩不爽其度是之謂能雖無智巧便佞頑鈍洪忍亦不得而譴責子也於斯而怠厥事㤜㤜棼棼頽廢不舉是之謂曠雖智巧便佞頑鈍洪忍亦不得而庇覆子也乃若有不責子所當盡而徒咎子承迎拜跪賢士君子處已有道吾又惡敢辱誣其

好惡之頗若是哉必不然也子行矣於是仁甫乃一笑而别

頌孫母太夫人壽序

嘉靖辛亥六月念二日為孫母太夫人楊氏設帨之辰于是太夫人壽躋九袠矣大宗伯少湖徐公洎少宗伯松溪程公率厥司屬過予乞言頌太夫人壽予謝曰壽不難頌而難於頌女誠以女德不外見無所於述乃若太夫人令德懿範碩大休顯有足徵者而又榮享耄壽

頌將不勝惜予言不足以揄揚耳雖然不可無以復也
嘗讀易家人之卦曰利女貞作而嘆曰女德之係於家
也若是哉夫家人正家之卦正家者男而曰利女貞重
内治也陰德雖主柔而以貞為利貞者正而固為嚴毅
為端恪為慎重為操執是故必如是而後為女德之全
必如是而後可以主内治也而一家之事係焉太夫人
故忠烈公配也聞其昔事忠烈居常迪道循軌不茍言
笑及忠烈之在江右遭禍變中作人心揺兀倉卒搶攘

公當慷慨許國而太夫人亦志意相感發公卒捐軀仗節立萬世綱常雖公自得於天性習成於操履而太夫人輔翊有素公無他念挽其中是以遂志果决太夫人不可謂無助也至公成仁之後益以嚴自持篤訓三丈夫子器業夙成伯氏以忠實為帝心簡仲氏以書翰入直制省季氏以高第官詞林名德與學佐典邦禮隱然公輔之望昔之內教嚴以成其子者可屈指數三君子之賢太夫人成之也至於檢束家衆謹飭禮法長幼內

外莫敢踰肅肅如也整整如也家人九四以剛德治家嗃嗃雖厲而吉嘻嘻終吝太夫人兼男子齊家之任得九四之義矣猗嗟太夫人亶其壽哉人孰無配而太夫人配則忠烈人孰無子而太夫人子則三君子吾意天之所以佑忠慜節式篤其後為世道勸既萃諸福於太夫人太夫人得身享其報永綏福履而又發於三君子太夫人安享禄養然則太夫人榮膺壽考百順咸備豈偶然哉天錫之也而微太夫人賢

德則曷以致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夫人之謂歟秪今壽算益隆聰明强健三君子日承懽膝下諸孫詵詵鸞停鵠峙蘭茁玉秀光顯昌大家人六四以陰陽位正居尊表儀閨壼母道之盛莫加焉太夫人實足當之胡福純嘏考祥元吉由耄及期益不俟言越是而進所謂三元無疆者又安能量之哉予不佞請以是頌太夫人壽

送吳似齋赴吳興司訓序

予内弟似齋吴子以貢需選銓部久之得湖州府庠司訓吴子且喜且愧湖去松僅二日地近則喜昔人稱其山水清逺文風茂蔚而吴子得仕其地友其民之俊秀者則喜而又愧曰予惟無似視先子發科取第仕為名大夫葢終不能忘情焉耳吴子慰之曰子亦奚若是子不憶乎吾昔記子似齋則既已言之矣子無求其不可必似而當務其所當似子之為人也行不越矩度學至於為君子安貧履道推重於同輩而奬識於上官雖不

能發軔科第而里之後進執經於子之門以成其業而取巍科名黌校者比比也則子於子之先公誠無歉吾之所謂雖不登第取仕如先公不可謂不似者此也而又焉用介介為乃若子之所喜則吾有言焉湖與松壤接而地善固也至於文風茂蔚子得訓迪其民之俊秀濟濟多士率於子而考德觀法其亦思有以預待之乎吾茲將期子以所當似者矣夫茲地固安定先生昔所過化也胡之教當時名天下而稱後世其條約具在

可據而施子亦無於是而盡心求其似安定矣乎聖賢言治政與教其理相為用而皆儒者之事先公昔為名大夫政也子今日所事者教也子為教能似安定則於先公為益似而且匹休矣是在子加之意耳於是吳子豁然以悟惕然若警屬予書以為序

送楊伯獻赴星子邑丞序

鄉友楊子伯獻需選得星子邑丞或曰善哉楊子茲行也江右天下名藩星子南康首邑誌稱俗朴訟稀易治

也而丞又無事可以自適昔崔斯立丞藍田日以哦詩
二松間為事南康山水頗匡廬面彭蠡日覽竒勝其為
適豈比二松間也予曰國家設官以為民丞之為丞詎
無事若是哉夫丞令之貳固將總六職以輔乎令凡令
之事孰非丞事非簿尉者倫也而謂丞可暇逸耶昌黎
之記藍田或曰有激或曰以誚崔也而可因韓言謂丞
當爾乎星之為邑雖儉不百里而名宦多有之境之賢
者亦往往不乏遠不暇舉唐晃楊鐸者非國朝星子賢

令乎若宋之陳巽劉恕國朝之余鼎皆星子產也而又烏知今則無耶楊子兹行得如長官若人者以觀法勤六職以左右之又博求賢哲咨詢善道裨益所不能同寅協恭星子治矣楊子質愿而行恭其於是俱無難焉楊子勉乎哉異時刻石名宦與前人並休焉知不在楊子

送茶陵州判楊君之任序

余童子時隨先君宦遊留都與豐城楊文恪公實相比

隣文恪公醇德與學名重一時與先君交誼甚厚予不肖以先君之故獲執經門下公不以童子鄙夷亟有稱許予每嘆大賢君子惓惓汲引後進之盛心而未知所以報稱也公既沒公之弟某自縣令入為郎官予雖未及識而幸竊聞之厥後出處不齊久不通問每憶公之後恨相晤之難欲得人一叙公平生而未能也今年春郎官之子名牧者以冑監需選至京間来謁予恂然爾雅與之言意趣雋永似有養者予因知其不愧文恪公

之後而嘉歎焉未幾得茶陵判以行索予文爲贈予告曰予今筮仕而爲政矣其亦知乎夫民情無大相遠事理無大相悖也文恪公以明體適用之學著休光於當時子之嚴君嘗率其教以作縣亦既善其職矣子亦何俟他求哉以子之嚴君所以治縣者治若州可也夫茶陵古吳楚瀟湘之勝忠信才德之鄉號稱易治吾安敢謂今不同於古而行政之端治理之則當有不易者彼簿書期會之間舉措禁令之末夫人能之而文恪公之

所以垂訓子之嚴君所以從事者要不止是也楊子行且勉哉抑予嘗侍教文恪公而見其論學要主於靜嗚呼公之所以致力於希聖希賢之功而可以通於為政者不在茲乎夫靜則志不分而學有以足乎已學則術不踈而才有以適於用循是而之殆無往而不宜矣而何有於州之判楊子勉哉予以踈懶多病行業無成今且老矣於所以副公之教者無乎爾也觀楊子之才質可進於是故因以勗之

贈莆田鄭都諫擢南京通政序

自予寓居長安里第與都諫莆陽鄭君相比鄰鄭君以純正之質久在諫垣諳練精明風裁整肅凡所建白多係國家大體名聲隱然重朝署比予主會試君以壁經佐予校閱詳審予甚樂其助未幾君擢南京通政於是論者謂以君才識器業當留議大政當劇衝通政望尊而事約矧南京又多暇也於君弗稱予謂虞廷九官納言居一明興設九棘之位而通政與六卿等何謂輕也

是故出納王言疏達民隱凡閭閻之疾苦園扉之枉抑與夫軍旅之急機密之務下有言於上則通政以聞上得而可否之使君門九重近於咫尺四海萬姓通於一身王者所以親四方而廣其聰明之德於天下者通政責也通政缺往往補以給諫誠以給諫居中通政在外體相維也職相成也是故命令政教議當乃行斯封駁之體也數奏復逆驗當乃行斯糾叅之意也明乎給諫之職者斯達於通政之義祖宗立法之意淵乎深矣夫

以鄭君之才識器業於通政何有哉若乃以南都爲君少南都王業之本皇祖經綸之迹在焉鄭君兹行也固將循行周南顧瞻周道謁鍾山之陵朝宫寢之下懔然若有接乎皇祖之威靈悚然若有聞乎命官之意退而立乎其位也鄭君雖才猶且難之矣而可以易視耶夫通政者通國家之政者也通政之職舉則六卿之職舉矣鄭君念之哉昔在魏相給事中去副封絶壅蔽散陰謀益明乎通政者也及爲相好觀故事及前人便宜章

奏坐相府輙白四方異聞寇盜風雨災變郡國所上者悉奏言之輔成中興之業實頼是今四方異聞莫備於是司國家典章前人成議莫詳於留都鄭君其有意於魏相之事乎則玆行也厥係重哉於是鄭君行其所取士陳子言輩重違其師乞予文為贈予雅辱君厚又以隣比之雅共事之義知君特詳而樂道之也故書以為鄭君贈

龔母蔣孺人壽文

今年春予承乏主會試得吾松士七人龔子次元試政秋曹將服有官政一日過予告曰愷昔早喪我先君子賴母鞠教以成母之苦心至矣愷不敢忘念無以報母母兹年七十有八仲秋日為其始生之辰惟夫子惠一言以為母壽且以為母之榮予諾而未果未幾龔子得選浙之慈谿尹亟見予以請噫嘻龔子予將何言以壽壽母與為母榮者不在於子耶而又何藉於予言也人之事親幸喜其强健之日而欲祝其難老豈非真切至

情哉情出於真切亦惟求所以自盡耳而人又烏能為之助也然予謂子之壽親者必有以悅其心悅其心必有以順其志順其志斯有以榮其名夫悅親有道無貽親之憂爾矣順親有道無違親之教爾矣榮親有道無致親之辱爾矣誠使悅而無憂順而無違榮而無辱所以致親之壽又烏有他道也而非人子之自盡則何以哉嗟嗟龔子吾聞子之先君積學植行卒弗克彰顯以沒而令母握勤抱苦教子以成業豈非賢母哉夫人固

有服勞田畝與力商賈菽水承歡求為鄉閭善人亦足以自盡而况於子致身於科第膺百里之命母當享有祿養異時貤封之及行且得之則所以悅親順親榮親以為親壽者不有餘地哉誠由是而益勉進焉崇志勵行遠大自期卓立於天地間益致厚母之壽非子事耶夫榮辱得失之分相去甚邈而幾則微矣而要在乎發軔之始慈谿之行子之發軔也子之為人英敏而潔修吾於子愛莫之助辱子意之勤聊以斯言復吾子其勉

諸

賀大鴻臚卿强齋吴君受恩廕序

今制京官三載考績得給誥封三品者上及其祖下廕一子奉常强齋吴君兹當考績之期得封廕如例其屬吾雲間李子子誠者江陰徐子洽者過予請言贈君予謂國家之待臣下推人子顯揚垂裕之志恩及其前後勸忠之典至矣渥矣鞠躬盡瘁夙夜匪懈以仰答眷恩固臣子之分不俟言乃若所以自致之者豈偶然而得

哉夫所謂世胄者固貴乎植本之固而尤貴乎培之之勤譬之樹藝楩楠杞梓高原沃壤根本盛大雨露之所沾濡日月之所照臨雲霞之所輝映參天蔽日固其理也而又謹於守視愛惜而壅溉之則生意油然自蓓蕾而枝柯而拱把而合抱愈久愈茂上干雲霄下蔭丘原閲歴氷霜孰能禦之若夫植本不固而所以守視愛護者復不加甚則且戕傷而鬬抑之則亦至於摧敗零落卒為枯株糜梗而已而又何有於盛也樹藝且然則人

之有家與大而有國其不可推哉予少則聞都下吳京兆拙菴者諱雄由成化戊戌進士累官至應天府尹其間敭歷内外善政偉績不一而足當弘治正德間吳京兆之名籍甚隱然公輔之望可蹻足待而公遘疾卒識者猶以位未滿德為公憾焉然即公之所樹立則亦卓絶炳朗福澤加於上下所以施於後人者多矣公子大經號繼拙以廕入監未仕卒於是今奉常强齋君承之强齋名祖乾京兆公之冢孫繼拙長子也補廕授鴻臚

寺序班鳴贊左右寺丞左右少卿擢大鴻臚再擢奉常
强齋讀書積學審志向端慎謙恭歷官履正不踰矩度
鴻臚掌百官復逆與四方章奏勞勩獨多日承朝廷寵
遇及茲被恩典子繼志年甫十三岐嶷穎秀稱其佳兒
復准入監是雖强齋之廕而實京兆公之餘休京兆餘
休而强齋培漑之力烏可誣哉昔予先君子雪岑大夫
亦舉戊戌進士予與强齋實有世講誼予性疎懶於强
齋多簡畧而强齋顧我獨厚則今日於强齋之際遇在

他人而猶歆慕侈頌之予顧可以終默哉於是因二子之請而樂為之言

贈徐存翁壽序

柱國存翁老先生以德學鉅望受知聖明道行於廊廟功加于海宇而榮暨於鄉邦有年矣乃今九月朞日言届初度之期而公壽則方五十有五其所以調燮經綸以壽吾君壽宗社壽天下者正未涯也予不佞雅辱公愛荷公得遂歸田倏忽五閲歲矣然所望於公者亦惟

藉以大行以永觀厥成而林泉樗散加以踈慵久未有以壽公也茲庠彦郁子直卿者公震器之新婭而亦與予有葭莩之契乃特謁文欲遠致京師以祝公壽而予之於公固自有所樂頌者因語之曰子今壽公子之愛公也子之誠也而吾人之愛公子知之乎吾人之胥壽公吾人之誠也而天下人之胥有是愛者子知之乎夫壽之也者愛之也愛之而匪為容悦則此心之誠為之矣然則推子之所以壽公而公之所得乎壽者不既多

哉予曩與公同侍朝端日邇德輝公之德量功業予雅知之此心之愛慕乎公者亦自謂真切而無所欺飾也故緣是而知天下祝公之同情而予之所望則亦謂有所憑藉焉耳夫公以貞靜之量明達之才經濟之學自筮仕至宅端揆而終始如一公之所養可知矣是故吾見其恂恂者焉其容温莊其度舒徐其喜怒不見於色益和以暢矣是故吾見其誾誾者焉其言論不鑿其謀猷不詭以隨其旨趣深遠而曲盡體要益辨而理矣是

故吾見其秩秩者焉其揆事必恪其宰物必信其執守堅定而不惑於人言其應變從容而即可為經久之利葢正而確矣夫和而暢者養之純也辨而理者養之粹也正而確者養之精也純粹以精三者備而壽之道全矣矧惟公今居宰輔之地茂膺台壽天子寵綏之薦紳儀刑之士民欽頌之近而姻戚鄉里愛戴之遠而天下傾慕之此非有所强假于其間乃公之所自致者也一誠之相為感也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美壽之在久

也又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言致壽之在誠也公之德誠矣此雖為自貽哲命之道而天壽平格又有以見天心之純佑則社稷靈長之慶終將賴之然則公之一身上以壽天子壽宗社下以壽天下之民皆本於今日之壽是豈非公之固有而為吾人所憑藉者乎予叨辱庇庥優游田畝得長為太平遺老其慶幸尤切而郁子之欽承德範於有永又當何如其為慶也哉此其所以為情獨至而為祝必先者也予因得以序而附其私

賀郡博許北門膺嘉獎序

臨安許君北門以辛丑進士來為吾松教授未幾文化大行當道者賢之侍御董君某吉君某移檄奬勵於是郡弟子員某某等相率請言於予為賀辛丑之歲予佐禮部丞乏知貢舉則於許君有場屋一日之雅頃予謝政歸方喜諸士子得賢師而又重以贈言之請不可無以復也昔晦菴朱子嘗為教授廳記稱教授之職之重誠以教授承天子命淑一方人才教授而能躬行德義

以端儀矩又振作倡率約束諸士子於道儲材待用斯則能盡教授之職而天子所以畀一方之教之意也然職是者多苟焉以從事而其盡心者則亦不過勤勤於課業升散較計於拜起揖跪之間曰教在是而於其大者則忽焉不知務求稱厥職尠哉此固朱子所謂苟道也許君以清雅廉靖之資檢飭修治動無過舉所以端儀矩者既有本至振作興起以切劘多士者予雖未得其條教之詳然觀多士之誾誾于于出入罔倍於道爭

自磨淬懋勉學業則許君之所以為教者不可知哉夫驗郡邑之治視生民休戚稽學職之舉視人才盛衰銓司以士之登名鄉書有無多寡為殿最許君視篆之秋適當賓興士之獲雋者八人可以言績矣二侍御之崇奬也固宜予聞之古者今之鑒也前者後之師也昔之職教吾松者有豫章之胡蕭山之魏廬陵之孫皆以善教者聞流風遺澤迄今人仰之不忘許君其聞三公而興起者乎三公而皆禄位顯大樹立焯煒為一代名卿

許君將来所就其可量也二侍御今日之旌奬其殆權輿矣乎

張母太夫人李氏壽序

予自往歲得告歸四年老病日甚不復親文事朋舊亦莫復以文事相委即委亦力辭非故爾也老病怯心思思則頭涔涔眩縱强執筆亦荒繆衰颯不成語故謂不若盡謝絶始静養耳爾乃西蜀大中丞明厓張公奉命来巡撫江南吾松適有倭寇之驚始自予歸之年即充

斥中更三四撫臣開秉節鉞徵調兵餉未能掃蕩民罹荼毒不可勝紀明厓公自筮仕負才畧昔恭淮陽平冦有功爰以上下推擇鎮撫江南專討冦之任公來祈祈不亟不徐鎮定整頓經畧所至改觀易聽人心竦動山川變色公有母太夫人李氏隨養官所公孝心切至自姑蘇迎來雲間九月廿三日夫人誕辰於是壽六十八矣明厓即官署稱觴為壽而吾郡守郢城黎侯來乞予言為公祝壽之助予言是非予所堪而兹則有不容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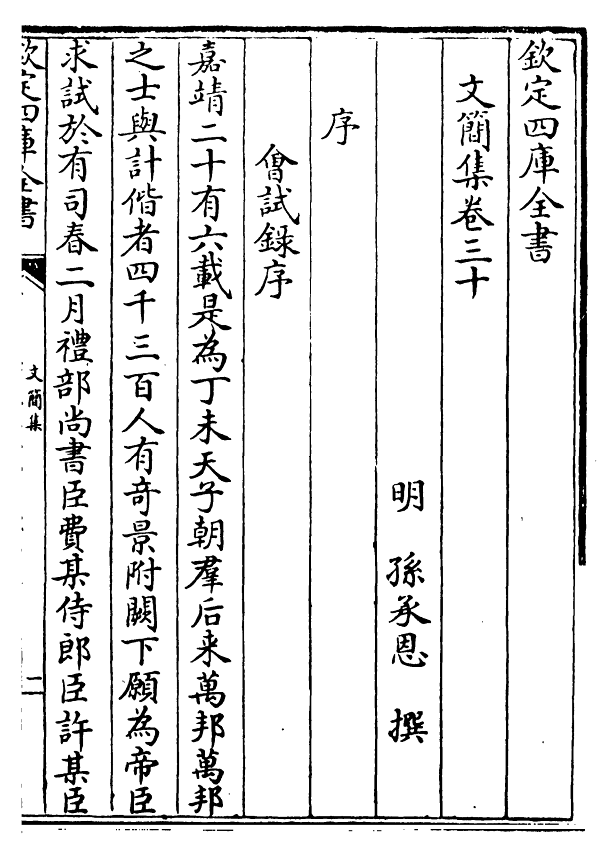
者昔公大父毅齋先生實與予同舉進士予於明厓有世講誼則於夫人之壽固當有以相之而可以例卻耶猗嗟夫人之壽不有固然者哉壽本於天為言猶受若為天之所授夫人之受於天者寧可一二數也辛未詎今四十餘年矣我思毅齋宛然在目恂恂誠悃君子長者有德人也而仕止南康郡守年僅六十有一位不稱才壽不滿德明厓父石溪積學謹行僅一舉於鄉不及仕而卒則張氏父子之食報未盡者不并萃於太夫人

哉予聞德莫厚於活人功莫大於弭亂今寇暴甚矣師久不競上下磬磬如在膏火明厓公從容展布綏懷捍禦德惠既敷武事丕振内寧外弭未及一歲羣凶消伏元惡授首黨與肅清人樂更生此功此德不本於太夫人而誰不有太夫人寧有明厓吾人之祝頌何啻萬口一辭也吾又聞夫人秉性貞淑弱齡守志安貧苦節訓課明厓拳拳詩禮忠義之教規範嚴肅婦道母儀徵古淑媛與孟陶之母無愧焉懿行若此即非先世遺休與

明厓之功德壽豈為夫人蘄哉然即明厓今日之事而夫人之壽固可豫必明厓受命專征文武之才唯談笑閒耳而慮恐不堪實兢兢焉情愛莫切母子夫人見子朝夕憂勤中心寧能釋然也哉今寇平矣上下安恬千鈞之負一旦而釋大慰上下之望勲名既崇位望益重去憂為喜脫險就夷可以承懽夫人之側于于衎衎而夫人之情不有大樂者乎樂則康康斯壽矣是則寇之平非天之所以與夫人之壽而成就明厓公之孝哉昔

詩頌淮夷之功而本於天錫歸諸壽母公以平寇功成適當夫人降誕豈偶然也豈偶然也予方俛仰今昔有感于公之世德發自悠遠而黎侯為公乞言意甚懇侯又為予丁未所舉士不得辭故為此説以授侯曰是可以為夫人壽筵獻矣

文簡集卷二十九



文簡集卷三十

明 孫承恩 撰

序

會試錄序

嘉靖二十有六載是為丁未天子朝羣后來萬邦萬邦之士與計偕者四千三百人有奇景附闕下願為帝臣求試於有司春二月禮部尚書臣費某侍郎臣許某臣

崔某以聞上命學士臣某臣某往主試事同考則侍讀臣某編修臣某臣某臣某臣某檢討臣某臣某臣某都給事中臣某臣某右給事中臣某署郎中臣某主事臣某監試則御史臣某臣某暨諸執事咸慎簡以充臣等肅將明命矢心勤事三試之仰遵宸斷取中式者三百人故事有録録其氏名及其文之可傳者以獻臣某謹序其端臣海隅側陋遭逢聖明備位官長不能竭忠殫力報塞萬分之一夙夜兢惕私心惓惓圖惟薦賢舉能

倣古人臣事君以人之義乃今躬親其任臣幸甚幸甚

先是嘉靖辛卯臣嘗典試南畿後六年典試京畿獲覩文於兩都人士及茲大合天下士試之獲盡觀四方之文殊狀異態隋珠和璧競爽並耀讜論嘉猷層見疊出究天人之原悏皇王之緒明道德之歸探性情之秘文有經緯之方武有戡定之畧錯綜六藝揮霍百家若覽職貢方物畢陳筐篚稠疊玉帛紛錯若閱輿圖都邑具列名山大川棊布星羅昭然指掌也天下之大觀備矣

臣觀萬國之朝會也分封而别壤殊途而異轍及其戾止不敢後先者大一統也羣士之數言也人殊其才性異其尚及其合併莫敢異致者會皇極也同文同軌之治猗歟盛哉臣惟天下之生久矣宇宙貞元之會唐虞三代以來僅僅可數也是故至治之世不可屢值明聖之主能幾遇哉我太祖高皇帝應天受命首出庶物而有天下正乾坤之大統昭日月之重明豐功偉烈超出千古聖子神孫繩繩繼繼百八十年于兹矣我皇上天

縱聖神誕膺寶歴深仁厚澤丕冒遐邇際天所覆極地所載莫不顒顒然向風承德一統之治皇極之行愈隆愈盛固其所哉然則士生今日豈非千載而一時也夫太平之業以人而致亦以人而守國家求賢是急登進諸士將何為也臣用敢告曰祖宗豐芑作養之仁皇上禮樂陶鎔之化諸士漸被久矣兹當脱迹巖穴感奮風雲致身之始其將何居夫士莫先尚志而審所效法臣聞虞有九官周有十人皆聖賢之選也諸士能紹其芳

蠲矣乎諸士實生虞周之時非是則何式主司非是亦莫敢以告先資自獻諸士則既已自許矣許而弗克終主司者之所懼也諸士念哉為人臣而享有祿位邦家之基生民之命社稷之寄諸士與有關矣無負爾所學無忝爾所舉無棄爾今日之言慎乃恒德敬爾官守陳力宣猷以弼至治衍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主司有厚望焉諸生尚其懋修德業學底大醇 缺十六行

者後先相望何其盛哉而曷見其有

南北之限也方今皇上懋昭文德禮樂教化風行海流

鼓舞造就之下其爭自濯磨者孰非彬彬之士而尚可拘拘以地言耶臣覩諸士子之文而得之矣其涵養之厚志向之正造詣之深器識之偉所謂魁梧博大雄俊卓絶者莫不具見焉則所以匹休前哲為天下之才者不在諸士子耶而又曷敢以一偏者誣之也雖然才之在南北固無弗同也而有弗同者係乎人全弗全耳才之在南北固無弗全也而有弗全者係乎人盡弗盡耳知其在我者之本全也擴而盡之則南北之才可以大

同否則自限於一偏斯其不免於異矣然則君子之於才也其亦無弗盡而自限也哉仰惟國家設科臣等濫承任使期得全才以為上用也故論南北之才而因以朂諸士焉

順天府鄉試録後序

皇上御極之十六年是為嘉靖丁酉秋八月順天府舉鄉試之典上命侍講學士臣某往主文柄既取士如式刻其文以獻臣某當叙於末簡則申一言以告多士曰

國家建立庠序羣俊髦之士於其内而俾之學夫學何學也君子大人之學明德新民之事也斯學也唐虞三代君臣之所以致治孔子孟子之所以垂訓國家之所以俾吾肄焉以致用於天下而我之所以將為天下用也諸士子平時之所從事者非是乎臣聞之記有曰君子有三患有五耻三患云者未聞也患弗聞聞矣患弗學學矣患弗行夫道以聞而知弗聞胡知以學而能弗學胡能以行而至弗行胡至是故君子以為患也然臣

於諸士則固知其免三患矣觀於其文莫不深造極詣於所以修己治人者言之切焉說之詳焉見之的焉弗聞弗學而有是乎臣所未知者行弗行耳夫所謂行者固非俟達而後行也然窮養所以為達施獨善弗若兼善為大而況國家之所以望士也諸士子其能行乎古之人道成而弗獲用者豈勝數也今諸士幸際昌辰録於有司將見用於上人益將責汝以行矣則於斯患也患方甚焉諸士子其能知以為患乎乃若所謂五恥者

恥生於患患而能無患斯可以免恥矣是故聞矣學矣行而至矣夫既行矣則居厥位必能建厥議必能舉厥事必能稱厥職必能綏厥民必能懋厥績是皆以今日能行與否占之故曰患而能無患斯可以免耻矣患弗免於今耻曷免於後耶夫患而求無患其患也豈徒言說爾矣蓋必有修為踐履之實諸士子允若是乎異時有官守言責之寄將遂能免厥恥乎臣不佞實有望焉乃若弗患斯患弗恥則恥豈惟則然汝弗患人將汝患

汝弗恥人將汝恥而況臣實有以人事君之責則於諸士不尤有所係乎是故不能不為諄諄告也

使交紀行稿序

嘉靖改元壬午今天子即位當詔諭裔夷徧恩徧之詞林與給事俞君崇禮實奉命使交南先是傳聞其國多事道梗比至近境則聞搆兵方殷其王已沒其世子亦播越海上不果入未幾崇禮且物故具疏得請暫輟復便道過家先以是歲秋八月行比歸往返凡八閱月途

中履歷隨意以小詩紀之與凡感懷酬贈之作共得古近體若干首故文敗楮猥雜細書紛積篋笥中家居無事復為檢出不忍遽毁棄擇稍可誦者共百五十章命兒輩錄而為帙時一展覽以無忘兹役嗟夫昔人以銜天子命使絶域為榮予惟淺薄莫克勝任又適值交中之變恐弗善厥事以辱我天子寵命故辭多懼又孱軀遠去親側屺岵之悲人情所不能免者故辭多憂思與夫履險阻覽風俗觸事感心故多哀傷慨嘆而凡登眺

遊觀之適十無二三焉此予詩之大略也覽者弗是之諒或咎予不能彰顯光寵顧咨嗟愁苦如畸窮旅人之為者為弗宜則亦過矣

韓文考異叙

斯文自六經以後莫古於秦漢至晉宋至六朝則靡矣昌黎氏獨起而振之雅健閎深凜然足以鎮浮薄而矯侈靡而於此道之大本大原固亦嘗涉其涯涘而得其梗槩葢徵諸六經無甚背焉者論者以之配孟軻氏固

為少襃然其振衰起廢之功葢亦偉矣夫好古之士多尊崇而篤信之者豈獨以其文辭之妙而已哉但傳世既遠中間舆文竒字每為註釋者之所妄易為學者誤多矣紫陽夫子以豪傑之才卓出千古之見於羣聖人之經既已殫厥心思而盡發其奥義而謂六經以下莫善於韓氏之作病夫妄易者之誤後學也乃悉取杭蜀閣三本較其異同而多所更定其於方氏之說辨正尤多葢方氏習尚竒僻彼徒以文莫竒於韓故常以已意

逆之移易其偏旁支離其句讀甚至倍理者亦不之顧不知韓文之所為不可及者固不專在於奇而彼顛倒其言辭崛強其文勢又不足以謂之奇乎此固紫陽夫子之所病也而考異之作其有功於韓也大矣今韓集人誦家傳纂組之士肆口而談涉筆而書者不知其幾也而能闖其堂室者有其人乎嗚呼文從字順各識其職作文之大㫖昌黎固已言之詳矣而曷嘗秘於人耶固弗察焉耳矣因序重刻而併以是告吾黨之學韓者

重刊文公鄉約序

郡伯内江喻先生之治松也日求所以裕民者勞心焦思勉焉若弗及也歘然其未足也盡然如有傷也嗚呼其拳拳為民之念天實臨之間示走以文公鄉約一帙曰此先生所以導民俗以歸於厚者予不佞無以稱師帥之職茲欲刻是書以教吾民也信能行之澆漓之俗一變而之厚吾之心其少慰矣乎子以為何如走也竊聞之禁民為不善善也非善之善也化不善使為善善

也善之善也吏習盛而儒者之效不白於世先王之法意泯滅殆盡是故耽冥沉酣睢盱恣肆付民事于罔知者固不暇論而其能盡心者則又不過汲汲於簿書期會之間讞鞫訊斷之際惟禁戒是嚴惟刑罰是峻强察自用以邀譽於上下則已為良有司矣而何以教為居今之世而有事于教者孰不笑其迂且無用耶夫其所以笑其迂且無用者以民不易教也嗚呼天下豈有終不可教之民哉未嘗教之而即謂民弗率教此則厚誣

吾民之甚而先生之所弗取也走昔嘗侍先生議論之末而因以求其政未嘗不嚴且明也而一以寛厚愛人為本所謂慘刻峻厲者咸無取焉葢儒者之政也是書既行誠使如先生所言風移俗易庶幾復見先王治化之盛而彼呫呫然笑以為迂者無所容其喙則豈惟一郡是頼將於我國家實有助焉雖然昔子朱子之修是編也亦嘗慮其難行矣葢常情可與樂成而不可與圖始嗚呼此則在我二三父老相與倡率之而走也及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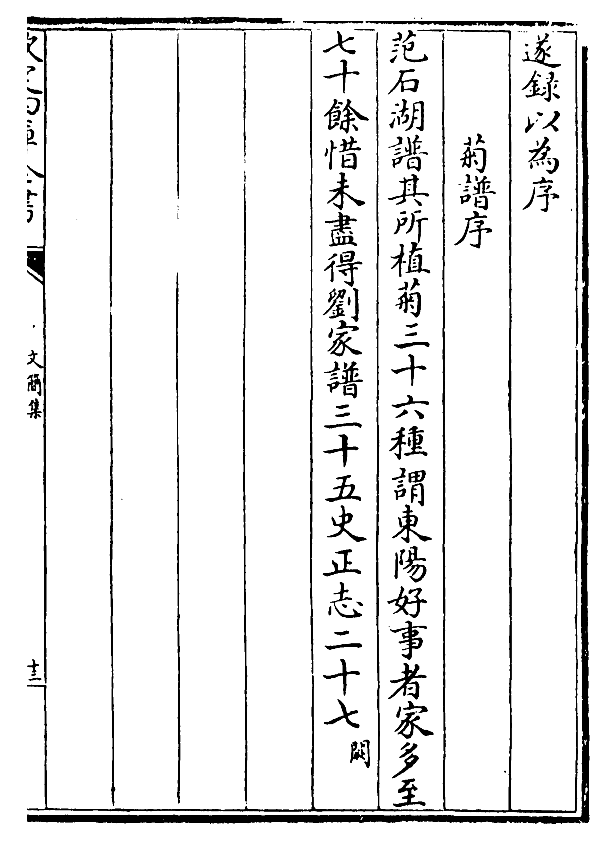
病廢家居亦敢不偕我同志敬勸相之以副先生盛意哉

華亭縣志序

華亭志誌邑事也華亭為松附郭邑志所誌者郡志盡矣而復志此者遵制也正德庚辰冬十月有命徵天下郡志邑為制無得相附籍而華亭故以附郡無志江右聶君豹以名進士來宰玆邑視篆甫二月聞命祇懼則首以令郡守汝南孔侯輔命來詢予予適治任北上無

以副也乃屬邑庠弟子員金子廷桂沈子東洎儒士顧子曦三閱月告成凡若干卷予得而讀之大率即郡志録其事之係邑者而近事則頗續入耳然倫從類合甚便檢閲亦無害其獨為華亭志也君於是欲得予叙其首不可復辭則告於君曰志之為體重矣昔者成周之制職方所司外史所掌詳且備矣兩漢亦有可稽焉唐宋輿地圖經三年或閏年一修上之輿地圖經固亦志也夫其屢修屢上者豈特為具文哉郡志修且八年矣兹

非其時歟夫華亭固天下壯邑也而瀕歲薦饑民困滋甚嗚呼前之郡志秉筆君子固已隱憂而是嘆矣而况今日哉以一邑繫天下可悉也聖朝欲知生民休戚則志之徵也而豈徒歟休養煦澤以施因時之政將必於是賴而且有所責成矣且邑附郡則在郡猶在邑也然為志且不得相附籍而况於治謂容有可諉耶承上德意以施因時之政非聶君之責而誰責君其勉矣聖朝且將據是以驗君他日之治勣也已君以予言為然俾



遂録以為序

菊譜序

范石湖譜其所植菊三十六種謂東陽好事者家多至七十餘惜未盡得劉家譜三十五史正志二十七闕

哉但業已有者不可廢故具列之以貽老圃俾謹守焉

為

而復書此庶見者知予非溺意於物如蘇長公所病也

張東海先生詩集序

詩不可徒作也昔者聖人之叙詩也自非厚人倫裨風教存勸戒示得失者輙斥弗録葢泯焉無聞者不知幾倍所存矣後之作者又何浩瀚不可殫紀哉夫三百篇遠矣不可幾矣然必不背孔氏之意而後可自附於詩騷人墨客所以流連自放於禽魚花竹之間以寓其歡欣悲戚之意非不工且麗也而三百篇之旨希矣甚則

又有為淫褻燕昵之語則凡端人正士諱且羞之而謂不見斥於孔氏之門無有也東海先生詩名滿天下興之所到不假雕琢而氣昌辭偉寓意正大所謂厚人倫裨風教存勸戒示得失往往具見其於淫昵之辭無及焉庶幾所謂不背孔子之意者乎至其所以自信不愧不怍者則十每四五嗚呼先生之於詩信非徒作者也夫作詩本無法有之自後世始專門之論曰興欲其遠故為渺漠汗漫如醉夢人語曰意欲其深故詭匿如商度

隱語使人讀之卒不可曉二者為詩家要旨流連自放而於其大旨則忽焉竭精弊神卒背孔氏之教先生之詩何嘗不深且遠也而其所自得者豈徒拘拘惟是哉先生平生作甚富而不甚靳惜故多散逸其仲子都諫君輯録僅是然諸體班班具矣都諫恐久亦併亡也欲梓刻之屬予引一言於首輙敢僭論如此或曰詩本人情性大率與其人類考之諸名家之詩可見先生為人高邁曠達故其詩多超逸明爽雅負志操故其詩多慷

慨自許或曰昔蘇長公讀涪翁詩謂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復論鄙事先生之詩脫出塵囂此語若為先生發是三家者之言雖不足盡先生之詩之大而要非無所見者併附於後

集古像序

予既輯古聖賢刻本像一冊顧戴氏所畫帝王像四十七幅者雖未真戴筆而寫染甚佳予愛之適南昌黃生子才至黃以傳神遊吳越予謂其可辦此也因命臨寫

而益以所無者十一人戴本有閩王李後主嵬瑣不足錄司馬懿梁昭明黜不使與漢高祖宋仁理宗之疑似者悉以石本更定之浹旬而畢亦頗足觀黄生謂予曰請得全冊悉繪之予欣然諾或曰古人遠矣其色之緇晳妍媸何所證據今乃欲以己意為之不幾於褻乎予謂周孔大聖顏孟大賢其肖貌在天下者固萬代瞻仰大儒如周程張朱名臣如諸葛韓范高士如嚴陵彭澤以至才賢如李杜韓蘇忠節如文山武穆皆有遺像留

傳人間人所飫見餘則不免惟畫者之意為之而固無害於景仰之心何褻也乃亟命黃生從事又二旬成則神采溢出儼然如見勝刻本遠矣數多於舊者九予益之益嘗入維揚而謁盤古之塚遊吳會而仰泰伯季札之高風與吳公子游之賢經檇李登胥山而思伍員霍光之忠出淮陰訪吳興而傷韓信李德裕之有功無罪至烏蠻灘而嘆馬伏波之勲烈過梅關而瞻張曲江之風度謂是亦不可缺者乃追憶其廟貌肖入之又讀李

忠定集陳龍川集而得伯紀同甫之像一欽其忠讜一賞其才氣亦附焉不更益未備者缺其所缺無所因也而不遂為搜攬者勢不能也不去其可畧者存其所存不忍廢也而不推以及其可及者謂是固可已也區區纂輯之意葢如此

陽翁奏謝錄序

奏謝録何為者閣老陽翁先生自録其奏謝語也奏謝已矣而復自録之者昭寵遇也既成帙將付之梓閭出

以示㫷㫷得而讀之作而嘆曰美哉渢渢乎不徒言也
予於是有以見聖明知人之哲焉有以見聖明待大臣
之禮焉有以見翁事上之敬焉有以見翁感德之誠焉
翁早入翰苑侍經筵日講為大宗伯司禮樂暨叅大政
忠誠懋著誕被聖明眷知委任隆重是故酬勞錫美寵
賚頻承日益優渥翁感知遇每於拜受隨事奏謝莫不
敬慎祇抑吐露備見悃誠其君臣上下一德孚契者如
此夫駢儷雖非文章之至而古人多有施於君上陸宣

公敷陳治道明揚典則於斯為盛自夫眩奇侈博多以事贅砌轇轕而意脈微纂組工而本質喪雖韓柳猶未能盡去時敝至歐蘇曾王叙事渾成紆徐委曲斯為大家數語陽翁於兹其亦有得於四子者乎故奏謝諸篇上足以昭君休下足以攄臣臆有渾厚博大之風鮮浮靡浚削之意祭之古集無媿焉孔子曰辭達而已兹非然歟是宜刻以為後人式乃若翁前後建白貢飾皇猷讜論嘉謀與他高文大作體裁備具風雅錯見炳朗煒

燼自有全集茲特其一端云

方齒録序

两京洎諸藩士之登名賢書者復有私録製往往殊焉方齒録者辛卯應天同榜諸君子所刻也分方以列名隨方以序齒有字焉有號焉及其父母焉及其配焉及其昆弟焉及其子焉及其里居焉何詳且備也詳且備者厚之也是故由身以上則為叙年雅由身以下則為締世講及配及昆弟及里居無非敦契誼申久要厚之

至也毅齋孫子曰是歲也予實與蜀郡虚山學士席公
主試事道出淮泗之間而得異兆有巨鯉躍入予舟予
駭且喜曰兹行也其有名士入吾網羅以副吾之所求
矣乎及竣事則一百三十五人者固皆魁偉宏博之器
頴敏將達之才一時譽髦士也逮上禮闈由壬辰及今
凡六舉而獲薦者幾五十人則固已盛矣而有沈子坤
者辛丑魁天下有吳子情者甲辰傳臚三人有李子春
芳者丁未復魁天下前是無有也不尤異哉獲鯉之兆

斯其驗矣嗟夫予以淺薄於諸君子無筆硯之雅聲問之及徒以場屋三試之文而偶獲識拔乃諸君子不負予之所舉黽勉不懈率克自奮而三子者皆振迅於十數年之後雄鳴高舉使天下稱是科得人而予濫有藻鑒之譽豈非予之慶幸哉繼自今出處固有遲速之數而其用志要當無殊庸詎知不尚有幾人如五十人者乎又庸詎知不更有如三子者乎則予之慶幸又何如也抑又有以告諸君子夫由黌校而薦諸鄉榮矣薦於鄉

而舉於禮闈益榮矣舉禮闈而至於獲大魁斯又益榮矣而甲科之外不猶更有大榮者乎乃若策勲砥行偉然以德業名天下垂後世娩美于古人斯則為榮之大而豈非諸君子之事哉顧相與勉焉能無負斯語則予之慶幸又當何如也庸諗於諸君子刻為方齒録序

同年録序

同年録者録士人同薦於鄉者之氏名也士薦於鄉夫既有録矣而復録此者本厚也嘉靖丁酉之歲予與學

士四明姚明山主北畿鄉試未幾諸中式之士葺有斯錄欲予二人各繫一言逮兹十餘稔矣於是諸士凡四上禮闈而獲雋者致五十餘人咸以是科得人為盛乃今五十一人之仕於朝者復屢申前請予惟古云同年有昆弟之義夫萃異姓於一時何謂昆弟也而致其義欲如昆弟則兹錄之為也是故鄉錄惟其名私錄惟其齒齒同者叙其月月同者叙其日合而觀之長幼秩秩則百三十五人者真昆弟若矣匪直是也具地具業即

鄉録也具世具行即殿録也不厭其重複不嫌其贅瑣而著其號列其子則又二録之所無者必欲申鄭重懇到之意凡可以維持而繫屬而聯絡俾無至於忽忘者無不用其志慮遠而謀悉誼篤而情真將俾家藏而世講焉茲録之用意不其厚哉嗟夫歲月易邁回首往事如昨日明山既已下世而一時同榜之人自今觀之何其不齊也夫其不齊者所遇異也出處遲速不能以一律茲其升沉之為異而以昆弟視之則寧有異哉獨念

諸君子以甲科致身將樹績於明時而拳拳往昔録叙之請乆而益勤推是心也則居常而欵昵睽阻而訊問喜有慶哀有弔德相勸也業相贊也過相規也進相引也至於拯危而扶艱存孤而恤寡一開卷之際葢有惕乎其若傷油然不能以自已者夫是之謂昆弟也必如是而後不虛乎兹録也乃或泛然漠然猶不免於忽忘若途人之相視則是舉無乃具文乎諸君子之志孤矣

丁未同年齒録序

嘉靖丁未會試同登諸君子刻敘齒録成謂予於是科有場屋之雅求一言弁諸首丁未距今于是五閱歳矣而諸君子不忘於是舉也予因嘆曰諸君子之用心不其厚哉夫同年有弟兄之義尚矣然試録之刻惟以名次為叙而弗論其齒則少長錯置謂之弟兄也弗協兹諸君子所以惓惓於齒之叙也惟齒之叙則長長而少少真弟兄然諸君子之用心一何厚哉雖然諸君子豈直於一録之間少長之叙弗舛也吾推諸君子之意豈

不欲同登三百人者於仕進也同一亨達而無一蹇躓同一優裕而無一屯剝同一焯顯而無一黯闇同一福履而無一困阨同一子孫其昌而無有衰替同一存心之厚而無有自處於薄者乎吾意諸君子之心其相愛有如是也雖然諸君子之用心固然然有不能以同者則有一致同之道諸君子其欲聞乎是故有可以自盡以求同者有不可以必同者先其可以同而後冀其不可同吾不知卒之同否何如也今夫諸君子俱有官守

言責矣雖崇卑大小內外遠近不齊而莫不有人臣之義是則所以自盡以求同者故事君也而忠貞同受事也而勤勵同從政也而公正同臨民也而仁愛同持己也而清介同患難也而節操同交與也而道義同同一厚而不敢自處於薄同一愼而不敢自絶於天天者理而已欽崇允迪夫然後心盡於我聲聞於上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而諸君子所願同而不可必者將或有可冀乎如是則諸君子之願其少慰矣豈惟則然上而聖明

所以簡拔諸君子之意亦將在是而區區與諸君子有一日相從之雅其義可知矣乃或有宅心頗僻違道戾常自異於衆甚則敗名喪節甘置其身于不韙即何以言同於人而人亦孰肯與之同哉嗚呼禮貴始進終身為同諸君子既同於始矣而卒之乃至有不敢與人同與為人之擯棄不顧同則其人何如哉或又有以禄位為軒輊則亦淺之為丈夫者諸君子不爾也無亦過為之慮則斯録其有深意矣乎乃若予者淺拙疎庸繆以

齒先諸君子一日顧碌碌靡有稱聞今齒日向邁誠不能與諸君子共馳騖於事功則亦將請老明農潔身而退求盡出處之義以無忝諸君子所推先益久有志焉而未知何如也因叙是録而并及予私諸君子其諒我乎

顧文僖公文集序

東江先生文僖顧公集四十二卷卒後其季子國子生天秩并冡孫處州府同知應陽所刻也間問序於予予

受而讀之既則諗之曰孟軻氏謂尚友者當并論其世予與公生相先後且有葭莩之誼無俟論世然論人必先于其大斯集也讀之者當無論其製作而要當先識其大也予甞怪歐陽永叔以文章為一代宗工然其自道乃謂政事為先而文學若在所後其言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斯言也予竊惑焉昔者聖人教人無一偏之務體用合一者固吾儒之學也故曰明體適用體用不可岐而二也審矣四科之目因其才性所近

而成就異故各舉其所重者言自今觀之聖人之所教與羣賢之所學可具見也由求游夏言論風旨固在豈由求絕無文學而游夏絕無政事乎嗟乎可與語禮樂者必其思通乎性命識達乎天人此文學也而實施于政可與語經濟者必其才兼乎今古量包乎宇宙此政事也而實本於學茲非合一之道而奚其不相為用不相為用則其所謂文學政事亦何足取而豈通儒大賢之事也故具大學術者斯有大經濟有大經濟者必本

於大學術如是而後可以擅名於一代也吾觀永叔之言固爾而要其事業所就則固嘗秉鈞軸践台鼎相業焯煒並配范韓而文章之著超唐擬漢文章政事比隆並盛則又何可以其言為據而於二者軒輊耶惟東江先生早歲力學有志聖人之道其於文章追古作者亦將學為今之歐陽子也予不佞竊玩其文固知公學之試其大凡其應酬纂述唫詠篇章有關民情世用無不說之明而思之悉圖議政本闡發大猷向使其得柄用

則華國經邦必將盡行所學而惜乎弗究其志不得如歐陽子之得叅理弘化以潤色太平此則若有遺憾耳然公之文經濟具焉可以興道致治於當年垂法示訓於後世彪炳烜赫昭揭於天壤也决矣是則吾之所以論公之大至於文詞篇什追古作而無媿者則固公之餘事而不俟言也嗟嗟東江生也志在經世則其於世道之治亂民生之休戚所以酌古而施于今者固已劑量於胸中適歲倭夷冦亂憑陵上國塗炭生民歷三載猶

未已使公而在目覩時艱必將流涕痛哭即古之安攘者運籌策以贊助當道一解吾民之阨乎而惜也九原莫作吳撫事懷賢其能無悵然也耶此予之所以論公者并在於是而區區之製作誠不足為公覼縷也請以是序公之集何如

別駕吳公一齋先生詩集序

江西撫州別駕吳公一齋先生毅齋子承恩舅氏也賦性鯁直而剛世以醫為業多活人功至先生家值困乏

先生力貧苦學讀書無間寒暑夏月夜讀納足甕中辟
蚊用力甚勤業乃成就以葩經中鄉試登成化丙戌羅
倫榜進士先生學既晚成仕亦艱得而賦性始卒不變
初仕為任縣尹轉滕縣陞擢漳州轉撫州別駕惟其伉
直故多獲戾雖處上官亦無阿順意以是弗及顯大齟
齬弗遂竟拂袖歸居鄉餘十五年一以徑直行語人多
忠告語然面折人過不少恕至面頸發赤不顧雖達官
大人亦弗多讓或聞有司有悖政輒貽書質之由是剛

直之名益著而人多不堪然又諒其心之無他故亦不得少疵也先生練達世故仕既偃蹇弗獲盡用歸來分委諸子以田業御家苦嚴每聞嗃嗃聲以故子婦俱嚴憚勤作業而諸子力農者俱皆謹飭不敢有詖行日與其故人飲酒賦詩為樂其所倡和若遇太僕顧以正甚莫逆先生能飲多不亂承恩常侍側見其酒酣興發輙口占為詩嘗慕白少傅與皮陸二家之體故率口任意不事雕鐫而剛直之氣自在嘗曰詩道性情吾亦道吾

性情耳可拘拘效人哉先生五子四女孫甥二十餘人享年八十有四始卒矯矯矍鑠一強毅人也予昔垂髫隨先君子官南都先生以公務至於先君舊交契誼見予輙憐愛旋予頂曰佳兒也教之可成吾有女終當婚汝即予亡室吳夫人也先生惟一子煥紹家學為學職仕亦弗振嗚呼先生沒矣蚤歲荷獎識許婚配予昔兩上春官弗利先生曰此步决不可少吾仕不通顯而幸免挫辱者頼有此耳然覩子器識固當遠至惟勉之拳

拳教愛予如此此恩何可忘也因循未有以報念先生製作恐遂湮没先生雖無心於傳而傳乃後人之責乃與内弟焕蒐葺得五七言律詩并古詩若干首授焕子婿少叅顧中立畧為校正刻梓以傳少致區區後之論世者知前輩有剛直如一齋先生其人將必有賴則是集何可少哉

刻三先生詩集序

朱涇為華亭巨鎮多好古博雅之士有以詩擅名者三

人一為王鶴坡氏名良佐一為戚龍淵氏名韶一為張一桂氏名冕鶴坡甞志進取有聲場屋舉於鄉僅歷學職至縣令至龍淵終於韋布一桂少遊膠庠而多病弗果卒業三人者皆以歌詩相頡頏而各有所尚說者謂鶴坡雅志髙古故好為斬絶刻削㢘腐語淘洗殆盡龍淵意氣豪邁故其詩超逸跌宕一桂偃然退修故其詩冲澹古雅三人者之詩大都如此予自弱冠即巳熟三人之名而向慕之鶴坡與予有葭莩之雅獨予㬋甞編其

集八帙畀予而一桂亦嘗手録其詩歌二百餘篇寄予都下二翁俱意有所屬龍淵雖稍疎亦嘗兩賦詩送予北上今三翁之墓俱有宿草矣而其後頗不振力未能刻又頃遭寇亂恐遂致湮没念之愴然乃就予昔所得者粗為選擇鶴坡作頗多不能盡刻而龍淵之作亦就其子文昌乞得數百首併刻之以附古人挂劒之義命曰三先生集云毅齋子曰古云詩能窮人又有謂非詩能窮人惟窮者則工斯言頗有槩於予心三百篇詩之

準也豈皆窮者之詞哉風雅頌並列而惟慰勞悼恤怨刺感憤之語尤能動人若唐人詩之工者亦多遷戍下第離别逺行之什故曰懽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詞易好有唐詩人類非得志於時李杜郊島窮人之最達而能詩者指不一二屈惟窮乃工豈非然哉三人者皆弗遇於時故以吟咏發舒其抑鬱有感有憤有怨有刺有悼有諷極其思致鐫肝鏤心闖詩家之閫閾三人者即少自豐裕當未至是也窮而後工不於三翁益徵哉雖

然詩本性情而發於才才也者天之所以付我不可強也非窮之所能限也李杜窮同於郊島而其才之宏闊郊島所不得同也故李之作為豪逸杜之作為渾雄郊島所無也故曰郊寒島瘦嗢咿憾慼專於窮也三翁者窮以没齒而窮不能限其才故其昌氣偉辭時或發露蓋鶴坡龍淵為尤龍得李之放鶴得杜之蒼張雖少劣而歌行諸篇亦頗得白傅之贍非郊島輩之一於窮也然則三翁詩何可以弗傳哉予故刻之以永其傳焉

石刻十四駿馬圖序

易曰地用莫如馬利乘致遠莫過於馬坰野騋牝詩人鄭重則馬之為世用大矣然凡馬猶易得而難得善馬漢武帝欲得大宛善馬勞師經年而後得善馬三則難不難耶杜子美詩有云當時四十萬疋馬識者嘆其才盡下四十萬疋而無一良信乎難矣夫古之善馬今既莫覩特見於讚詠圖畫昔支道林有愛馬癖曰喜其神駿豈善馬必神駿而神駿斯為善馬耶後之欲覩古之

善馬者亦於支公所謂神駿者想像耳今世所傳周穆王八駿圖皆竒形詭狀畧不似馬世遠莫可考證曹覇韓幹皆以畫馬擅名古今今亦少見近世趙松雪畫馬亦入能品盡得神駿世以是寳之比有惠子宋石門氏所畫十四駿圖宋方以畫名吳中今亦未敢即擬之趙而筆力之勁健氣象之軒騰雖有馴猛之殊而皆彷彿所謂神駿者予愛之因各綴數言為讃詠自漢天馬歌後代有作者李太白擬歌天馬固已稱雄杜蘇二公或

歌或讚或頌鏗金戛石評者謂其妙絶聲動宫商予何為者哉聊乘經史之暇漫成無益之戲耳因倩工鍥石摹搨裝潢之以貽好事備閒中清玩之一種云

文簡集卷三十